

□ 12
476
6



十三經注疏

尚書二

仁12
476
6

12
疏
卷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四

大禹謨第三釋文徐云本虞書總為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為十三卷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臯陶矢厥謨音高陶音遙禹成厥功陳其功帝舜

申之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重直用反作大禹臯陶謨大禹謀九

九德○謨亦作謨益稷凡三篇疏臯陶至益稷○正義曰臯陶為

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

臯陶者臯陶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

禹先故序先言臯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

篇亦是禹之所陳因臯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臯陶謨後故

後其篇○傳矢陳也○正義曰矢陳釋詰文○傳陳其成功

正義曰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

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

東

波
18
6

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皋陶惟茲庶罔或于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傳大禹至九德。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摠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為謀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曰：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也。大禹謨。禹稱大大其。疏。傳禹稱至謀也。正義曰：餘文與皋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為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文命敷於四海祇承于帝

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文命孔

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疏。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錄禹之道而論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順考至言之。○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傳言其至堯舜。○正義曰：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祇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敬以易知而略之。政乃又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治直。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

克 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眾
反矜居 疏 曰后至時克○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君能重
政教乃治則下之眾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
此君臣皆能自難竝願善以輔已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
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為人上者考於
眾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則不苛虐鰥寡孤獨無所
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
堯於是能為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敏疾
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為訓為君難
為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
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洽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眾民各自舉
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進眾民各自舉
○傳彼所至下安○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
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
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
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傳帝謂至所重○正義曰舜稱為
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為堯乃能然故遂稱
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

考眾從人矜孤愍窮以為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
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
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
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
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益曰都帝德廣運
足以揔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益曰都帝德廣運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
通神妙無方文經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
天地武定禍亂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
君 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 疏 益曰至下
日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夫運行乃聖而
無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
天地以此為大天顧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為天下之
君○傳益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闊之義故為所覆者大
運者動之言故為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眾事故
為無所不通案易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又曰神妙無方
此言神道微妙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
之謂神論法云經緯天地曰文克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

者經取韻句傳以文重故也。傳眷視至勉舜。正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為視奄同釋言文益

因帝言盛稱堯善者亦勸勉舜冀之必及堯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

響。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

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罔遊于逸罔淫

于樂。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

日以廣矣。去起。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

呂反熙火其反。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

名古人。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拂戾也專欲難成

賤之。○拂扶弗反。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我慎無

戾連弟反。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怠惰荒廢則四夷

歸往之。○怠音。疏。禹曰至來王。○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

待情徒臥反。疏。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之

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

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儆誠其心無億

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

也。任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

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

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已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

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迪道也。○正

義曰釋詁文。○傳先吁至有恒。○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

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

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

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事言備慎深也。○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

無形戒於無形見之曲禮云凡為虞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

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

也。○傳淫過至為戒。○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

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

過樂為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傳于求

至賤之。○正義曰于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

書疏四

四

眾意古人賤之。○傳弗戾至戒之。○正義曰堯典已訓弗悉
戾彼謂戾朋齊此謂戾在下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眾與
禍棄十年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左傳文

歎而言念重其言為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言養民之
本在先修

六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
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
歌樂乃德政之致。○樂音洛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
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俾必爾反壞乎怪反 帝曰

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
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
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眾臣不及
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
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

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
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
有次敘九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
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勸
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
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
勸勉也用此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
帝答禹曰汝之所言為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
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眾臣不
及。○傳歎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
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
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
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
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
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
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
材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
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為
次此以相刻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
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傳止德至善政。○正義曰正

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已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
者謂在上節儉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
為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
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
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
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
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
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
六至之致○正義曰上六下三即六府三事此摠云九功
知六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敘者即上惟修惟和為次序事
皆有波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
也○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
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
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
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
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
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
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
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

三事亦然○傳水土至不及○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
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
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馬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
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墮洪水汨
陳其五行舜倫攸敷禹治洪水舜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
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眾臣不及帝
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二十有三載耄期倦于
勤汝惟不怠撻朕師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位稱撻我眾欲使攝○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禹曰朕
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
之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下治於民民歸服之○種章用反降江巷反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茲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
罪言不可誣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言名

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
言阜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
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三十載在堯期之
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摠領我衆
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摠衆
也阜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阜陶攝
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釁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
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
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之其口出見其心以
舉阜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阜陶
堪攝位也○傳八十至使攝○正義曰八十九十曰堯百年
曰期頤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
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竝言之鄭云期要也願養也不知
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傳邁行至服
之○正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來亦歸也種物
必布於地故爲布也○傳茲此至可誣○正義曰茲此釋詰
文釋爲舍義故爲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念阜陶下云惟帝
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
○傳名言至念之○正義曰名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

疏

帝曰格至念功○

於心皆據欲舉阜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
言者已對帝讓舉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
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爲主者言帝曰阜陶惟茲臣庶
已讓阜陶事非虛妄以義爲尚
罔或于予正 或有也無有干 汝作士明于五刑
我正言順命
以刑五教期于予治 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
當於治體○治音稚當丁浪反
又如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雖或
字 **刑** 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民皆
命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懋音茂 **阜陶曰帝德**
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愆過也善則歸君人
臣之義○愆音牽 **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 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
不相及而其賞道德之政 **宥**
過無大刑故無小 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 **罪疑**
故犯雖小必刑○宥音又 **惟輕功疑惟重** 刑疑附輕賞疑
從重忠厚之至 **與其殺不辜寧**

書九

卷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

司辜罪經常司主也辜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

好呼報反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

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疏帝曰辜陶至

曰帝以禹讓皋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皋陶惟此羣臣衆

庶皆無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

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

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辜陶以帝美

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

以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

失者雖大雖小亦有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

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

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免有罪

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治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

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已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

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

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傳弼輔至治體○正義曰書

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帝故為當也傳

言當於治體言辜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

傳雖或至勉之○正義曰言辜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

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

矣民皆合於大中之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之

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懲過至之義○正義曰懲過釋言

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君

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上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

又曰寬則得眾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

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為及也○傳辜罪至之道○正義

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辜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

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已力也不常之罪

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

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

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

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
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為文勢故經傳倒也治謂沾漬
優渥治於民心言潤澤多也帝曰來禹降水傲予成允成功

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傲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滿謂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不失予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

元后丕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

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

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可愛非君可畏

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君為

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

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戒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

疏帝曰來至不再也惟口出好與戎

許到禹下流之水傲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

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

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官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

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

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

書疏四

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歷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
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為天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
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
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
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
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爲命故愛君也言君
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
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
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
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敬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
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
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欲言好事與戎兵非善思慮無
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
正義曰降洪水也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徹
戒於予益稷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欲禪前事故帝
述而言之禹貢言治水功成云朔南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
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天成是汝功
今復說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
其性爲聖其功爲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
器喻故爲盈實也假大釋詰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爲自滿言
已無所不能是爲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故爲賢也論語美禹
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
惡衣薄食卑其官室是儉於家盡力爲民是勤於邦上言其
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人○正義曰自
言已賢曰矜自矜已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
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
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
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
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丕大至天子○正義曰
丕大釋詰文歷數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
謂天道鄭玄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孔無讖緯之說
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詰元
訓爲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天道在身釋詰元
傳危則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民必須明道故戒
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經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
心遂云道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
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
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

書疏四

十一

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傳無考至聽用。正義曰：為人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按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而立。正義曰：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傳有位至汝身，正義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典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謂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言故不可再。

從其吉此禹讓之志。枚音梅。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

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然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習吉，無所枚卜。僉七

潛禹拜稽首固辭。再辭。帝曰：毋惟汝諧。言母

禁其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疏：禹曰：至汝諧。正義曰：元后之任，禁今鳩反。又音金。疏：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

曰：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

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

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

須復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枚謂至之志。正

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老枚數

然然請卜不請筮者舉動也。傳帝王至後卜。正義曰占
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
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
為蔽獄是蔽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
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乃
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
龜謂大龜也。傳習因至枚上。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
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
為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
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
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
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
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既謀
既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
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傳言母至之任。正義曰說
文云毋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
姦也。古人言毋猶今人言莫是。正月朔旦受命于神
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率百官若帝之
廟言神尊之。正音政徐音征。

初

順舜初攝帝位

疏

正月至之初。正義曰舜即政三

以明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摠率百官
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
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正義曰舜典
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帝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
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
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嚳云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瞽瞍瞽瞍生舜。即康康生
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康康生黃
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螭牛瞽瞍為親
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正義曰
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
此苦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盡行之。其奉行者當如
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
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
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
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
汝徂征。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數音朔。禹乃會羣

后誓于師曰濟濟有眾咸聽朕命

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

誓濟濟眾盛之貌。濟子禮反。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

允反。蠢春。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侮亡甫

諫反。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

天降之咎

言民叛天灾之咎其九反

肆予以爾眾士奉辭

罰罪

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尚庶幾一汝心。疏。帝曰咨至有勳。正義曰史言禹雖攝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眾曰濟濟美盛之有眾皆聽從我命令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眾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眾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眾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

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正義曰呂

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

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

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

不率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于王誅之事禹率眾征之

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

為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為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

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

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既死於羽

山禹乃代為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

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

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為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

徂往皆釋詰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

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

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

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

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傳會諸至之貌。正義曰軍眾

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眾而言濟濟知是眾盛之貌。傳蠢動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詰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為惡不謙遜也日入為昏是為闇也動為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狎侮至德義。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為狎侮先王輕慢與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為異旅葵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立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與教自謂已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傳廢仁賢任姦佞。正義曰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為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氏迷之狀也。傳肆故至下事。正義曰肆故釋詰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尚庶至我命。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三旬苗民逆命。師臨之一月以反以相解故尚為庶幾。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詰古報反憚徒旦反一音丹未反脅許業

反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贊佐居至此也

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居音戒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自滿者人

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

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

已自責不責於人。田本或作敗號戶高反旻武中反

負罪引慝祗載見替

瞽瞍夔齊慄替亦允若

慝惡載事也夔夔慄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

見于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慝他則反見賢遍反替音古瞽素后反夔求龜反齊音側皆反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誠和矧况也至和感神况有苗乎言易感。誠音咸矧失忍反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

昌當也以益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

帝乃誕敷文德

遠人不服

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眾。帝乃誕敷文德。遠人不服。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

大布文德以來
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七旬有苗格。千楮羽翳也。皆舞者

之。誕音但。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七旬有苗格。千楮羽翳也。皆舞者

皆楮食允反翳於計反闡尺善反。七旬有苗格。千楮羽翳也。皆舞者

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不討

三旬至苗格。正義曰禹既誓於眾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

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

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

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

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

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

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慄不敢言已無罪舜謙如

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

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益受之當言曰然益

語也遂還師整眾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之

間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旬

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

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

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

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

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

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

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為文告之

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下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

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

有何求為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

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

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

謀也。傳贊佐至致遠。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

贊為佐也。傳贊佐至致遠。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

動遠又言無遠不屆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

義佐禹欲脩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

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也。傳自滿至常道。正義曰自

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傳自滿至常道。正義曰自

以為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

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脩

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傳仁覆至責於人。正義曰仁覆

愍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

音流四

音流四

音流四

音流四

音流四

音流四

音流四

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
為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曰號泣于旻天何為然也孟子曰怨
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予既聞命矣號泣于
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
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
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已自責不
責於人也。傳惡惡至頑父。正義曰惡之為惡常訓耳舜
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齋慄共文故為
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已事誓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
事見於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
懼齊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
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
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
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
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於姦惡而已。傳誠和至易
感。正義曰誠亦感也感訓為皆皆能相從亦和心義也矧
况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瞽
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天感瞽以况
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
言有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

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見之其實天與
瞽俱言難感以况有苗易於彼二者。傳昌當至整眾。正
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為當拜舜而已即還還不請
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
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
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
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眾而還。傳遠人至來之。正
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脩德而
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
之也。傳干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干并也孫炎曰干
楯自蔽扞也以楯為扞通以干為楯名故干并也孫炎曰干
云轟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
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
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
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
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傳討而至百里。正義曰
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
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
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

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為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為二千五百里

皋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皋陶謨

謨謀也皋陶為帝

疏傳謨謀至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嫌其

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

曰若稽古皋陶亦

法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

厥德謨明弼諧

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

身修思永

禹曰兪如何

皋陶曰都慎厥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

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

禹拜昌言曰兪

以皋陶言為

然之○當丁

疏曰若至曰兪○正義曰史將言皋陶之能

言之者是皋陶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

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諧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

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皋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

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為久長之道又

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

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

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順至之則○

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

以行謂之為典大禹皋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

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

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

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

禹亦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願氏亦同此解皋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

海祇承于帝。皋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迪蹈至其政。正義曰。釋詁云。迪。道也。聲借為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為蹈也。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為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己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皋陶猶大禹為謀。曰。上不言。禹鄭立云。以皋陶下屬為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傳歎美至之道。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為上。讀顧氏亦同也。傳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為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猶堯之為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眾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如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已。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眾賢明為砥礪。為羽翼。鄭云。厲作也。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

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哲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
孔王之文在三人之下摠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
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
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
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
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鯀也
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
可知。行下孟反注性行行正直
之行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必言其所行某 **疏** 難阜陶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
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
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其德之狀乃言曰其
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為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
也。傳言人至可知。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
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矣然則阜
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阜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
四凶在朝禹言帝堯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禹
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阜陶之志

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
實不以此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傳載行至為
驗。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為行也此謂薦舉人者稱其
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
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 **禹**
曰何 問九德 **阜陶曰寬而栗** 性寬弘而
和柔而 **愿而恭** 愬愿而恭恪。愿音願愬
能立事 **擾而毅** 擾順也致果為毅。擾而
治而能 **簡而廉** 性簡大而 **剛而塞** 剛斷而實塞
氣溫 **彰厥有常吉哉** 彰明吉善也明九
無所屈撓動必合 **疏** 禹曰至吉哉。正義曰阜陶既言其九德禹乃
義。撓女孝反 **疏** 問其品例曰何謂也阜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
官之則 **疏** 問其品例曰何謂也阜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
政之善 **疏** 問其品例曰何謂也阜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
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愬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
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

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
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哉。傳
性寬至莊栗。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
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
處，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
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
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
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
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引者，失
於緩慢，故性寬引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
傳：慤愿而恭恪。正義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
遲鈍，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為德。傳：亂治至謹敬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
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愿言
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
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
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傳：擾順至為毅。正義曰：周禮大宰
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
去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被
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為強貌。

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傳：性簡至廉
隅。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
引大者，失於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而廉隅，乃為
德也。傳：剛斷至實塞。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
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為德也。傳：無所至合義。正
義曰：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
乃為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
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已
所是，不為眾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
謂性行和柔，撓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
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
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疑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
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後，至剛也。惟
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
不同。傳：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
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為之，未成為
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
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
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恆也。其意亦言彼能
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

人矣其意謂彼人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三德

自明之與孔異也 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鄉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

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 也。浚息浚反馬云

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有國諸侯日日嚴敬

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也。嚴如字馮徐魚檢反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

在官 翁和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

官。翁許及反俊又馬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僚工皆

曰千人曰俊百人曰又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凝成也

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言百官

皆無非。僚本又作寮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言百官

無方武反凝魚陵反馬云定也 **疏** 日宣至其凝。正義曰

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

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

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侯使有

國也然後撫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

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

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

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

時以化天下之民則眾功其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九

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

為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且

行之須為待之意故浚為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

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

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

也。士卑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鄭以

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傳有國至諸

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既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為大夫用為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曰宣曰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後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為後百人為父。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凝成至皆成。正義曰鄭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眾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

無教逸欲有邦 不為逸豫貪欲之常 **兢兢業業** 兢兢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是也

業一日二日萬幾 兢兢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字徐五答反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曠空也位幾徐音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 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哉 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敘使合于五厚厚天下。有典馬本作五典分扶問反 **天**

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善也以常。有庸馬本作五庸 **同寅協恭和衷哉** 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天和善。衷音中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政事懋哉懋哉** 言敘典秩禮命德討以五刑討五罪 **政事懋哉懋哉** 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 言敘典秩禮命德討君居天官聽政治 **疏** 無教至懋哉。正義曰臯陶既言用事不可以不自勉 **疏** 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為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為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已無得空廢眾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敘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

政當勅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惇厚哉
天又次敘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
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
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為五等
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
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
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傳不為至之常。正義
曰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
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
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傳兢兢
至之微。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危也戒必慎危必
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微也一
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故幾為微也
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
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傳曠空至其才。正義曰曠
之為空常訓也位非其人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
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
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
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
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

其人也。傳天次至天下。正義曰天敘有典有此五典創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
人性有少多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今
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為天次
敘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
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也
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
庸常釋詁文又云由自也。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
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
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
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
好饗餼餼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敘此云天秩者敘
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
者五等以教下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
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
禮施于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
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
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正義曰衷之為
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為善此文承五
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

鄭立以為井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德。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采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別尊卑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言其所陳九德以下之。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曰。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用汝言致可以立功。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知如字。

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上。疏。天聰至襄哉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僕因也如羊反。上懋哉以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德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即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臯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正之哉非已知思而所自能是謙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謂見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聞見也天之所謂見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之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人君之行為民所歸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言天至敬懼。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子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立注云天子諸

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
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傳言我至之
序。正義曰臯陶目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為謙知
其目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
贊猶贊奏也顯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
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
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
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
王說臯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
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
所思徒贊明帝德暢
我忠言而已謙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四

泰監盧氏
同音精固

尚書注疏卷第四

江西鹽法道胡稷棐

尚書注疏校勘記 卷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四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二古文尚書大
禹謨第三虞書孔氏傳。案宋板標題皆
低二字與十行本不同又或題注疏或題正義參差互見以
後惟出題正義者

大禹謨第三 虞書

臯陶矢厥謨

陸氏曰矢本又作夫盧文弼云隋天文志枉矢
舊本竝作枉矣

天下安寧

古本寧下有也字岳本無寧字按岳本與疏合

傳攸所至下安

安下宋板有寧字山井鼎曰當作攸所
至安寧。按今本正與岳本傳合

惟影響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尚書曰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
景景朝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曰罔兩問景如
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為景淮
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
傍始加彡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
字甚為失矣

傲戒無虞

按朱子曰傲與警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

言天子常我慎

毛本我作戒是也

或寡令終

或下宋板空一字

厭倦萬機

機岳本作幾

信出謂始發於心

去人傍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信作言下言出同。案毛本下言出言字似挖

民皆命於大中之道

毛本命作合是也

俾予從欲以治

諸本同毛本欲誤作教

刑無所用

浦鏗云四字疑在下與前經期義別之下。按下文云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三句當是疏內小注

帝曰來禹降水傲予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洛水沿蔡沈集傳。按蔡傳云洛水洪水也古文作

降而纂傳引朱子則曰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洛與蔡傳相反蓋蔡氏用師說而誤倒其文也薛氏古文訓正作洛

民叛之

古本叛作畔監本誤作判

百人無主

宋板同毛本人作姓

惟先蔽志

孫志祖云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官占惟能蔽志釋文云尚書能作克克亦能也孔疏則云夏書大

禹謨之篇也惟彼能作先耳此則陸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頗疑釋文近得其真先字後人以意改也。按既言昆則不必言先故知陸氏為得也但孔疏云惟能先斷人志先字上仍有能字則孔氏所見本未必不作克左傳疏先字疑本是克字後人反據誤本尚書改之

然請卜不請筮者

宋板然下空一字

故言順帝之初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上脫故字

奉行帝之事故

浦鏗云故事誤倒

數千王誅

纂傳誅作法是也

不循帝道

纂傳帝作常是也

命禹討之

纂傳禹作汝

民棄不保

岳本棄作奔

言民叛天災之

古本叛下有之字

奉辭罰罪

宋板岳本闕本纂傳本同唐石經罰作伐明監本毛本因之古本及蔡傳並作伐案伐字是也又辭古本作嗣罪古本作臯皆古今字

此則氏迷之狀也

案氏當昏之譌毛本正作昏

夔夔齋慄

唐石經岳本闕本葛本纂傳同明監本毛本齋作齊葛本注亦作齊按釋文云齊側皆反明不作齋

蓋陸氏据古文而石經則從今文也

往至于田

宋板往下空一字

恭敬以事見父瞽聵

宋板事下空一字

何為然也

宋板然上有其字是也

事瞽同耳

宋本瞽作勢是也

覆動上天

許宗彥云當作覆上動天

神覆動天

許宗彥曰神字衍。按神疑作祇

臯陶謨第四

虞書

夫典謨

岳本無夫字按釋文云夫音扶明有夫字岳本誤脫也

佞人亂真

古本真作德按德古作惠形近之譌

亦言其人有德唐石經無人字與史記夏本紀同。按石經元刻本有人字唐元度覆定乃刪人字重刻今注疏本則沿襲別本也唐石經摩去重刻者多同於今此獨異於今本也

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史記集解作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為驗

彼言剛失之虐宋板之作入與舜典傳古本合下之傲放此

是為強貌也毛本貌作毅是也閩本亦誤

翕和也毛本和作合是也閩本亦誤

百僚師師陸氏曰僚本又作寮。按依說文當作寮俗省作寮假借作僚

庶績其凝按羣經音辨冰尚書古文凝字然則此經其凝古文作其冰

故稱家家上纂傳有有字

謂天子也任之所能浦鏜云也疑各字譌之疑其字譌是也

堯典敬授民時宋板堯上有卽字是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古本有作五按疏云上言五惇此言五庸疑孔氏所見本亦作五庸與馬本同。按古本多竊取釋文正義為之此其證也

五服五章哉章古本作彰

尊卑彩章各異岳本纂傳彩作采。按采彩古今字

鄭元以為并上之禮浦鏜云之當典字誤

自我民明威威古本作畏山井鼎曰古字通用王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按王所云古文即宋次道家本也多不足據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宋板無而字

非已知思而所自能宋板閩本同毛本思作天

襄之言暢盧文弨云王伯厚鄭注尚書言暢作言易注一作暢下暢亦作揚毛本作揚似與王所見本合。按鄭注尚書乃惠棟所輯託名王伯厚者

暢我忠言而已宋板同毛本暢作揚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四終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彙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疏

傳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

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謀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

來禹汝亦昌言

因皋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當丁浪反本亦作謹當湯反李登

聲類云讒言善言也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

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思曰孜孜不忘奉承臣功而已。思徐如字又息吏反孜孜音茲

曰吁如何

問所以孜孜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



襄陵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浩

或作務溺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

乃登反。山乘標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乘音繩刊苦安反。輻丑倫反。漢書作棍如淳音繩以板置泥

上服虔云木槎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繩。繩音子絕反。擿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樹。九足反。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同。

暨益奏庶鮮食

奏謂進於

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暨其器反。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

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

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畎之

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畎工犬反。澮故外反。廣光浪反。深尸鳩反。

暨稷播奏庶

艱食鮮食

艱難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

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慮反。驚必滅反。

懋遷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

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

烝民乃粒萬

邦作乂

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治本。

皐陶曰俞

師汝昌言

言禹功甚當可師

疏

帝曰來至汝昌言。

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乎帝於臣職而已。皐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勤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或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輻樞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眾鳥獸鮮肉為食也。我又通使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眾人。難得食處乃澮水所得魚鱉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徒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天下。眾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為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皐陶曰然可。以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因皐至當言。正義曰上篇皐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皐陶也。明上篇皐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皐陶為帝舜謀者

以此而知也。傳拜而至而已。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
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
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
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
孜者，勉功不怠之意。傳言天下至水災。正義曰：晉者，眩
惑之意，故言昏瞶。墊是下濕之名，故為溺也。言天下之人遭
此大水，精神昏瞶，迷或無有所知。又苦沈溺，皆因此水災也。
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傳所
載至治水。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
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屨，音絕。山行
即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葢。几玉反。葢，直轅車也。尸子云：
山行乘櫟，泥行乘藁。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藁，山行
則榻。居足反。藁，行如箕。施行泥上如葶。云：藁謂以板置泥上，
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為藁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榻，或作櫟。
為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榻，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
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榻，木器也。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
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
子之徒，有此言也。輻與藁為一。櫟與榻舉為一。古篆變形，字
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為治水。此經乃云
隨山刊木，刊木為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山刊木。刊木之山

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
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傳奏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阻飢，為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札有鮮
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
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
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
木獲鳥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抵
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
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
為，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
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
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
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澮，川至海，後言澮，畎，至川者，川既
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澮，川也。傳艱難至鮮食之。正
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
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
與稷教人播種，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
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

未足故汝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傳米食至治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糲也今人謂飯爲米糲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已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

曰俞

然禹言受其戒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

動不應後志

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應應對之應後胡啓反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

天又重命用美。施始豉反重直用反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禹曰俞

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疏

禹曰都至曰俞。正義曰禹以卑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

鳴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其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刑好也大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後待至帝志。正義曰後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用美。正義

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祥膺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為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帝曰臣作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朕股肱耳目

言大體若身。股音古肱古弘反。

予欲左右有民

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

欲觀示法象之服制。觀舊音官又

官喚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

華蟲於衣服旌旗。蟲直弓反

作會宗彝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

飾。會胡對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粉徐米作絲首米黼音甫白與黑謂之黼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絺徐勅私反又勅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眼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裘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階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哀工本反儕子念反。

以出納五言汝聽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

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出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

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

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明近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眾頑愚

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

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當行射侯之禮

以明善惡之教答據不是者使記識其書用識哉欲

過。達他未反又他達反答勅疑反

並生哉書識其非欲使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工樂

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義而颺道之。颺音揚

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

則以刑威之。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鵠反

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

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

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為立治之功汝等當

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

彝罇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

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為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

律和五聲播之於人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

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為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

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

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摠勅之敬其職事哉汝在

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眾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

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

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據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

以識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

摠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

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

皆汝臣之所為。傳言大體若身。正義曰君為元首臣為

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

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傳日月至旌旗○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旌旗昭其
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
皆為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揔上三
事為辰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
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
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
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
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為常不言畫星
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
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
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鷩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
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揔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
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旌旗周禮
司常云日月為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
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
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
言龍首卷然以衮為名則所畫自龍已下無日月星也郊特
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

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
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
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衮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
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為然王肅
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傳會五至為飾○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施
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
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
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
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龍
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亦畫之
以為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為畫飾與孔
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
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日繡○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
為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
謂刺繡為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圓鄭司農云謂圓形似火
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
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
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
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

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己字
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以
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為絺為綌是絺用葛也玉藻云浴用
二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為天子削爪者副之中以絺為國君
者華之中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
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
服之為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為一周禮鄭
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
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數不過十二故王制作皆
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
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
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
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
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舜而己粉米
白米也絺讀為黼黼絺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
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
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為袞宗彝為毳或損
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
彝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雉彝故以宗彝為虎雉也此經

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
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
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
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旂旗冕服九章登龍於
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
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纁次六曰藻次七
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
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
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
名皆取章首為義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為
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雉為首
虎雉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絺
繡之義揔為消帖但解宗彝為虎雉取理太迥未知所說誰
得經旨○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辨
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
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
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
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
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入章者上古禮質諸侯

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以衣在上為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故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綉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推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者但此雖以服為主上旌旗器皆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彩飾被服以明尊卑故摠云作服以結之○傳言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為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入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云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也人之發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為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

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取樂採人歌為曲若其意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傳四近至察之。正義曰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勅之眾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為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傳當行至其過。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也管撻不是者有序賓以賢詢眾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管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

虎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豹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摠上三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為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任官也故言謂

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則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撻之書之人罪或大故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以刑威之

蒼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不讓敢不敬應命而讓善。應應對之應帝不

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無功以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五報反字又作昇好

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常頌頌肆惡無休息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

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殄徒見反予創

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

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闈啓泣聲不暇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

各迪有功苗頑弗

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別彼列反

統治以獎帝室。薄蒲各反徐扶

各反長丁丈反五長衆官之長

書流五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

念乎疏 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天下乃帝曰然既
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眾賢皆
共為帝臣言其可用者甚眾也帝當就是眾賢之內舉而用
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
所能而驗試之明顯眾人所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
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
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
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試驗不知臧
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
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褻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為
虐是其所為為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額額然恒為之無休息
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
世嗣不得姑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
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
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
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
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

汜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池相統領以此諸侯各
蹈行所職並為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
故得使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答禹曰天下
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有次敘故也受其戒而
美其功也。傳光天至廣遠。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為充
即此亦為充言充滿天下也據其方面即四隅為遠至
于海隅舉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傳
獻賢至用之。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
宜言聖故為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
舉是眾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之所能聽其言
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眾臣皆以功大小為差然
後賜車服以旌別其功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
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
其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
謂受取之庶謂在羣眾。傳帝用至流故。正義曰帝用臣
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
心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
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安舉也。傳丹朱堯子。正義
曰漢書律歷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則朱是
名丹是國也。傳傲戲至休息。正義曰詩美衛武公云善

戲謔兮不為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為虐也領領是不休
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領領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也
傳朋羣至得嗣○正義曰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為羣也聖
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
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
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領領使人推行
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
除非効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
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
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
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傳創懲至害
公○正義曰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
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
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
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
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
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
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即行不須
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
殛而得為昏者懸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

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正義曰啓
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
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己子而愛念之以其為大治
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為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
度連言之○傳五服至萬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
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
相距為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
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
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
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
用三萬人功摠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
濶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惟言用
三萬人者不知用功目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
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
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堯
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
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
曰神州者禹躬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
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
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所內餘四十八八

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
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
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
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入州通
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
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
云禹禡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
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
邦烝民曰揉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
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
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
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
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
傳文也探合二事亦為謬矣○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
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
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入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
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
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
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一
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

爲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
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
之○傳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
持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
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
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
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頭 臯陶方祗厥敘方施
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象刑惟明 方四禹五服既成故臯陶敬行其九德考
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自史因

禹功重美之疏 臯陶至惟明○正義曰此經史述爲文非
臯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臯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

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
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美之○正義曰臯陶爲帝所任

徧及天下故方爲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
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臯陶法無所施若無臯陶以刑人亦

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
禹兼記臯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臯陶故言重美之也

傳言考績之次敘者臯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

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為史記之

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憂擊祝敵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夔求龜反受居入反徐古入反馬云櫟也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祝尺叔反所以作樂敵魚呂反所以止樂糠音康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

下管鼗鼓合止祝敵

下管鼗鼓合止祝敵。堂下樂也上下同推先有德。鼗音桃合如字徐合止樂各有祝

笙鏞以間

笙鏞以間。音閑籥余若反互音護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笙鏞以間

鳥獸跄跄

鳥獸跄跄。鋪大鍾間迭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率而自舞也馬云鳥獸筍箎也跄七羊反舞

簫韶九成鳳皇

簫韶九成鳳皇。貌說文作踰云鳥獸求食聲迭直結反。簫韶九成鳳皇

來儀

來儀。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

率舞。韶。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

允諧。尹正也眾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於任。疏

夔曰至允諧。正義曰臯陶大禹為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憂故擊祝鳴球王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誦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祝止樂用敵吹笙擊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踰跄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

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眾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致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為成功所致也。傳夏擊至明之。正義曰夏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夏擊為祝敵祝敵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敵狀如伏虎背上有刻夏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未夏敵以止之故云所以為聲也樂之初擊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籥郭璞云祝如漆

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桐之令左右擊
止者其椎名也故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一
尺櫟之斲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椎名爲止戛敵之木名爲
斲戛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
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
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
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
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
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
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
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
馨賤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
韶樂必在卽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
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
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
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
經文次以祝敵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
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
球三者皆摠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敵當櫟耳四器不

櫟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
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
也故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
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
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
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
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
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馨亦允若暫能然也
。傳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敵當
戛之祝當擊之上言戛擊此言祝敵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
止樂各有祝敵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敵也
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敵兩見其文明
球絃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籥也
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
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
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
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
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鏞大至踰踰然。正義
曰鏞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孫炎曰
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厠之代也釋言云遞

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為迭也吹笙擊
鐘更迭而作為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蹠蹠然下云百獸率舞知
此蹠蹠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蹠蹠是
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傳韶舜至率舞○正義曰韶是舜
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
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
云鷗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
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
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
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
其實一也言蕭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
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
鳳皇來儀鳥獸蹠蹠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
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
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忻感以祖考尊
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摠上下之樂言九
成致奉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
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
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
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

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
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正義曰尹正釋言文眾
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
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眾正官治言
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來言樂音之和言其
始用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
之意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用庶尹允
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正
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
乃歌曰股肱喜哉用庶尹允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
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樂音洛
盡津忍反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疾
日颺承歌
以戒帝○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
臣下為起治之
鷹音揚
事當慎汝法
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
度敬其職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數色角反懈佳賣反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

廣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眾事乃安以成其

義。廣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為古續字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

惰哉萬事墮哉

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叢

太公反脞倉果反徐音鑽馬云叢

帝拜曰俞往欽哉

惚也脞小也惰徒臥反墮許規反

帝庸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得

拜受其歌戒羣臣自

疏。帝庸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得

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疏。帝庸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得

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為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在

善政由臣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

領臣下為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

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

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眾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

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

哉眾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

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用

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

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

勅是正齊之意故為正也言天合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

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忍細事也鄭立以為戒臣孔

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傳元首至乃

廣。正義曰釋詁云元首也倍三十三左傳稱狄人歸

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

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若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

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變事業在於百官故眾功

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識。正義曰憲法釋

詁文此言與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

能獨使起也。傳屢數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

俱訓為疾故屢為數也願省汝成功謂已存成功令數願省

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為戒。傳

廢續至其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為續是相

傳有此訓也鄭立以載為始孔以載為成各以意訓耳帝歌

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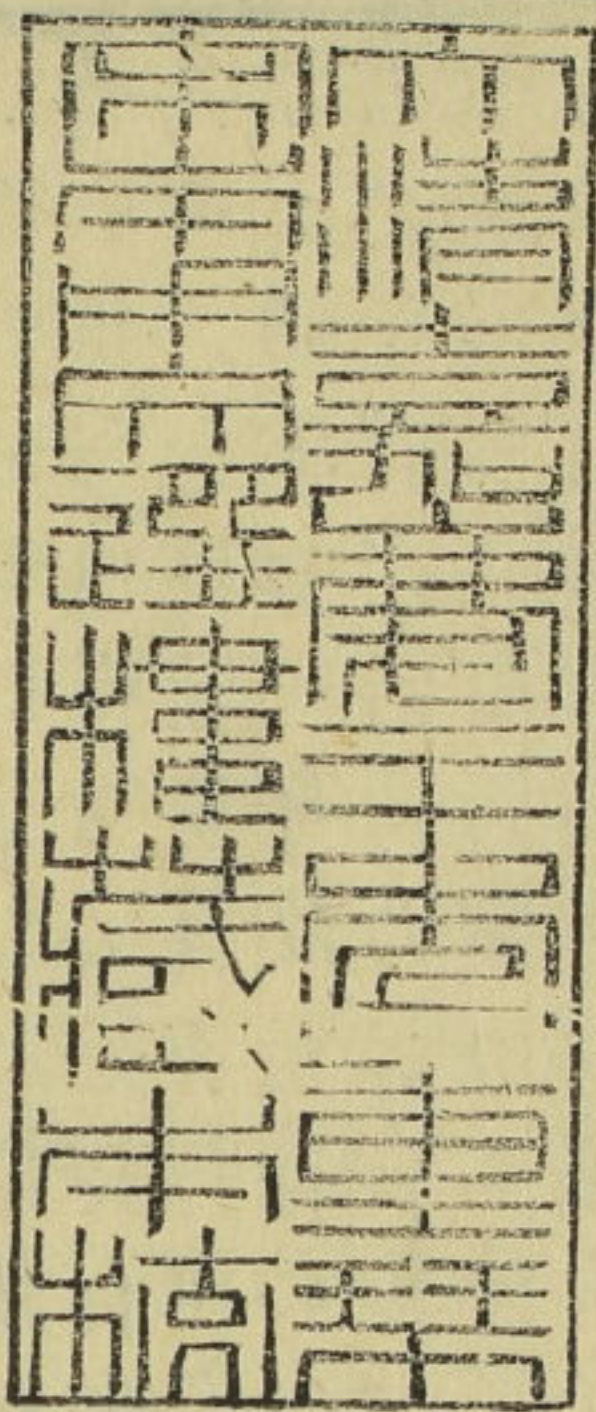
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眾事乃安故以此言

成其義也。傳叢脞至申戒。正義曰孔以叢脞為細碎無

大略鄭以叢脞摠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

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
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為義同而文變耳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江西鹽法道胡稷栞

尚書注疏校勘記 卷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益稷第五 虞書

又合此篇於臯陶謨

岳本謨作謨毛本同案謀字誤

因臯陶謨九德

宋板岳本謨作謀毛本作謨纂傳亦是謨字

使亦陳當言

古本當上有其字陸氏曰當本亦作讜

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古本也上有之字山井鼎曰崇禎本也字細書與釋文混非也○案監本

誤同毛本亦然

澮畎深之

纂傳澮畎作畎澮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

古本木上有竹字盧文弼云依疏當以林木徙川澤為句不必增竹字

精神昏瞶迷或

毛本或作惑

意在救人難危之厄

宋板難作艱是也

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

宋板同嘉靖本闕本食之作之

順命以待帝志

古本宋板命上有天字

言惡以刑好也

闕本同毛本刑作形刑字誤也

藻火粉米

陸氏曰藻本又作藻米徐本作絲音米

汝當聽審之

纂傳聽審作審聽之古本作也

侯以明之

石經侯字偏寫于右

當誦詩以納諫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當作掌按當字非也

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

古本纂傳道作導按釋文無音作導為是之古本作也

否則威之

威古本作畏

書其過者以識

宋板識下有哉字毛本作以識之

易辭云

宋板易下有繫字是也

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

闕本明監本同

毛本無也次二字。山井鼎曰似非宋板與崇禎本同

或當二代天子

宋板二作三

若樂云合度

岳本云作音是也闕本亦誤

若其怠忽

宋板闕本同毛本其作有

古之射侯之士

宋板士作事

熊侯已下同五十弓

闕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熊作諸

明庶以功

庶古本作試按正義作庶又僖二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疏云此古

文虞書益稷之篇古文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
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按王符潛夫論引亦作試正與
左氏合

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古本之作也

無若丹朱傲 釋文云傲五報反字又作冢說文介部冢嫚也
讀若傲則冢傲古字通徐鍇曰今文尚書作傲
則作冢者古文也

傲虐是作 岳本傲作敖按傲倨也五報反敖遊也五羔反傳
釋傲虐云傲戲而為虐釋文音五羔反則當作敖
明矣釋文又云徐五報反則與上文傲字無別唐石經及近
刻皆沿其誤薛氏古文訓兩句俱作冢亦非也唯岳本得之
得使天災消沒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災上有天字

禹朝羣臣於會稽 浦鏗云魯語作禹致羣神于會稽之
山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
主故謂之神許宗彥曰鄭答張逸云欲明守土之祀故
兼用外傳內傳語蓋稱諸侯為羣神明其守土之祀也

今書疏禮疏引鄭注均作羣臣當是淺人所改

直謂五國之長耳 宋板謂作是

班爵同 古本岳本宋板班作年與疏合。按纂傳作班與
此同

言神人治 古本岳本宋板治作洽

夏啟之木名為籟 閩本同毛本木作本

鄭元以夏擊鳴球三者 按球衍文

丹朱亦以德讓矣 宋板纂傳矣作也

言九成致奉 案鳳誤作奉

言其始用任賢 宋板用作於

帝拜曰俞 古本無帝拜二字

天合奉正天命宋板闕本同山井鼎曰不可解也。按天合當作人君明監本得之毛本正誤

惟在慎微不忍細事也案忍當作忽各本皆不誤

元良首也毛本元良作元首案元良與釋詁合

傳憲法至其識毛本識作職是也

令數顧省之宋板同毛本令作今

西有長賚孫志祖云詩作長庚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五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彙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禹別九州

分其圻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

為赤縣內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圻其依反

隨山濬川

濬其木深其流濬思後反刊

苦安任土作貢

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任

而鳩反貢字或疏

禹別至作貢。正義曰禹分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除其木深大其川

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

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傳分其圻界。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

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傳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為

尚書疏六

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傳任其至是功。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賦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取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言貢者取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某篇此序不言作賦而言貢者取供上之義也諸序皆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時事而在夏書之首也。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禹貢禹制九疏禹貢。正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土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導研至嶓冢條說所治之山言

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摠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摠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為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摠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傳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復改新言此禹敷土隨山刊木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禹敷土隨山刊木道。敷芳無反馬云分也汎敷劔反行下孟反奠高山。大川。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音獨其差秩。疏。禹敷至正義曰言禹分治此九州之土乃定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土既平乃定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而至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舉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治之於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

書疏六
二

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為定也傳奠定至所視○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為奠是奠五岳謂岱嶽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山為言卑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敘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滔天則為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冀州既載貢賦役載於書○冀居器反州九州各義見爾雅音載如疏曰冀州○正義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充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後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充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

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兖州在冀州東南冀充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兖州以東入兖州之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充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既從史以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傳堯所至至書○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冀為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得載於書也謂計人之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肅云言已賦功屬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壺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孔也策壺口治梁及岐而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其宜反雍於用疏傳壺口至而西○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反後州名同書流六

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
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
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
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
以壺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
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
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
然則壺口西至梁山夏陽縣西北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
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曰高平
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
岳宇又作嶽太岳山名陽山南曰陽○
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
云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
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
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隰縣東有霍太山此隰縣周厲王
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
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曰故山南曰陽此說循
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至于衡漳

單懷近河地各漳水橫流入河從單懷致功
至橫漳○單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橫也

馬云水各漳音

章近附近之近

一地在懷北五百餘里從單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

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單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鵬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

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

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

厥土惟白

立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

厥土惟白

壤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疏傳無塊至

疏傳無塊至

義曰九章筭術穿地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

疏傳無塊至

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為然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厥賦惟上上錯

雍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其色也

厥賦惟上上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

厥賦惟上上錯

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供

厥賦惟上上錯

恭音也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

厥賦惟上上錯

音也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

厥賦惟上上錯

恭音也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

厥賦惟上上錯

恭音也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下序云任

厥賦惟上上錯

九州賦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
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
入穀不貢是也九州差為九等上上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
雜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
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猶小猶
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什一而得為
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
三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
多少摠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
時多而上中時少也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云第一此州言
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云第一此州言
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上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
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下上上錯不言
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
三等其出言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上有下下下有下三
等雜出故言三錯是明雜有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
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
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所賦自有差
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
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等一同時

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
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
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
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
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
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
五。中丁仲反又如字中馬云土疏傳田之至第五。正
地有高下肥瘠非反瘠在亦反疏義曰鄭玄云田著高
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
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
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處地下水害
所傷出物既多不得為下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
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
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
土異名義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當然也疏傳二水至耕作。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已治
容反。疏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
此恒衛既從同是故道也荆州雲土夢作又與此大陸既
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

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北澠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是也春秋魏獻子敗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謙鉅鹿絕遠以為汲郡修武縣吳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其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吳所而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鳥夷皮服
傳海曲至害除。正義曰孔讀鳥為鳥夷是海中之山九章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鳥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
夾右碣石入于河
海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夾音協計同帶也碣其列反葦
昭其逝反上時掌反篚方尾反
疏傳碣石至餘州。正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為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比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入河而逆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東南行入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也則入河逆上為還都自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還都自帝所治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潔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肅雖不言還都亦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雖不言還都亦

謂為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
解之此州帝都不說境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
河自東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荆河自南河以東也雍州云西
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文
賦此州先賦後田亦如見其廣大是妄說也又解餘州先田後
賦以收穫為差田以肥瘠為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由美
則宜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故令賦先於田也賦宜從田由美
功此州既見此理餘州從而可知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由人
田出為此故殊於餘州也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
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惟差異於
餘州也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遙遠都之國必有
畧而言也**濟河惟兖州**子禮反下同兖悅轉反。濟**疏**
兖州。傳東南至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
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兖
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
解州各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

氣專。體性信謙故云充充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
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荆
州其氣燥剛稟性疆梁故曰荆荆疆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
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北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壅
也爾雅九州無梁清故李巡**九河既道**在此州界平原
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九河既道**在此州界平原
以此是。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釜**疏**傳河水至
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盤八鬲津九出爾雅**疏**比是。正
義曰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河謂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
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
州之東境至此州界也西畔水大分東河為九道故知在兖州界
平原之東境至此州界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
蘇簡絜鉤盤鬲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駭起故云徒
駭太史禹大使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旁上廣下
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旁上廣下
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
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拆
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馬頰九
河用功雖廣絜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多散胡蘇然其
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

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
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國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
或九河雖舊有各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
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
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
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
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
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
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
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比成平之南簡繁鉤盤在東光之
南鬲縣之比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
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
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
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
枝并使歸也雷夏既澤漚沮會同雷夏澤名漚沮二水
於徒駭也雷夏既澤漚沮會同雷夏澤名漚沮二水
雷王於用反疏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
沮七餘反疏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
爲澤也於澤之下言漚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
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桑土既

蠶是降仁宅土

地高曰仁大水去民下仁居
土。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仁土
於是得下仁陵居平土矣。傳地高至桑蠶。正義曰釋仁
云非人爲之仁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仁也降仁宅
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仁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仁居土諸處
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
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仁居土以其免於厄
尤喜故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墳扶粉反後同韋厥
記之

草惟繇厥木惟條
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
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
而田非上者爲厥田惟中下田第厥賦貞貞正也州
土下濕故也疏傳貞正至相當。正義曰周易象象皆以貞爲正
與九疏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
相當疏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
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作十有
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

疏傳貞正至相當。正義曰周易象象皆以貞爲正
與九疏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
相當疏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也此州治水
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列賦於作十有
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也

二載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疏**傳治水至州
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載馬鄭本作年。疏。同。正義曰。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堯典言。繇治水土。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繇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繇之功。明繇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年。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三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漆。音。七。疏。傳。地。宜。至。貢。焉。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盛。音。成。疏。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繪。之。有。文。者。是。綾。錦。之。別。各。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有。文。者。也。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篚。而。貢。焉。入。於。篚。而。貢。焉。鄭。立。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如。鄭。言。矣。縷。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為。也。織。貝。鄭。立。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貝。為。水。物。則。貝。非。服。飾。所。

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兗州綾。浮于濟。深達于河。順流曰浮。濟深。兩水名。深。天。錦美也。疏。傳。順流。至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深。水。出。荅反。篇韻。疏。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是。濟。深。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則。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深。達。于。河。從。深。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以。達。于。河。也。**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疏。青。州。傳。東。北。至。距。岱。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嶠夷既略。濰淄其道**嶠。夷。地。名。用。功。少。日。略。濰。淄。二。水。復。

其故道。○嶠音隔。維音惟。本疏傳。嶠夷至故道。○正義曰。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

是也。嶠夷。萊夷和夷。為地名。淮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

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淮水

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漚

里。漚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厥

土白墳海濱廣斥。斥。徐音尺。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

方謂之鹵。鄭云。斥謂疏傳。濱。涯至斥鹵。○正義曰。濱。涯常

地。鹹鹵。涯魚佳反。疏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

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厥由惟上下厥賦。賦。田第三。賦第四。賦。貢鹽。絺。海物。惟。錯。非一種。○鹽

餘占反。絺。勑其反。岱。賦。絲。臬。鈇。松。怪。石。好石似王者

反。種。章。勇。反。岱。賦。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賦。工。犬。反。徐。本。作。賦。谷。臬。思

似。反。鈇。寅。專。反。字。從。谷。令。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砥。砭。之。屬

疏。傳。賦。谷。至。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賦。言。賦。去。水。故。言。谷。也。怪

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臬。麻。也。鈇。錫。也。萊。夷。作。牧

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萊。夷。作。牧

牧。養。之。牧。徐。音。目。一。音。茂。註。同。○厥。筐。栗。絲。○栗。桑。蠶。絲

○。厥。烏。篔。箹。○疏。傳。栗。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云。栗。桑。山。桑

反。山。桑。也。○疏。郭。璞。曰。柘。屬。也。○栗。絲。是。蠶。食。栗。桑。所。得。絲。勒

中。琴。瑟。也。○浮。于。汶。達。于。濟。○疏。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

弦。也。○山。西。南。海。岱。及。淮。惟。徐。州。及。淮。○汶。音。問。淮。沂

入。濟。也。○其。又。蒙。羽。其。藝。○沂。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疏。徐。州

二。水。至。種。藝。○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

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泗。過。郡。五。行。六。百

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

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

書疏六

十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疏。傳。大

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劉。東。胡。反。

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野大也。檀弓云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而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言其可耕也。

填草木漸包
作穀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漸如字。本又作斬。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丁丈反。叢才公反。

疏
傳土黏至叢生。正義曰。載地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瓦謂之搏。埴之工是埴。謂黏土。故土黏曰埴。易漸卦象。

郭璞曰。今人呼叢。綴者為禛。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賦第五。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燾徒報反。覆也。直子。疏。傳王者至四方。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

餘反。包裹也。疏。傳王者至四方。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其土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直以白茅用白。

茅裹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茅。茅色白而潔。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羽畎夏翟
嶧陽孤桐。夏翟雉各羽。中旌旄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夏行。疏。傳夏翟至琴瑟。正雅反。翟徒歷反。嶧音亦。一音夕。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旌。析羽為旄。用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泗水。淮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泗音四。水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音。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蠙音。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蚘。韋昭薄迷反。蚌也。暨其器反。見賢。疏。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遍反。

魚
珠及美魚。泗音四。水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音。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有作淮夷。二水也。蠙音。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蚘。韋昭薄迷反。蚌也。暨其器反。見賢。疏。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遍反。

疏
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遍反。

書疏六

書疏六

書疏六

書疏六

書疏六

書疏六

書疏六

書疏六

書疏六

書疏六

書疏六

書疏六

書疏六

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
砥礪然也蟻是蚌之別名此蚌出珠遂以蟻為珠名蟻之與
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
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
為水名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
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
里
厥篚玄纈綺玄黑繪縞白繪織細也織在中明二物
也
反繪似**疏**傳玄黑至當細。正義曰篚之所盛例是衣服
知玄是黑繪也史記稱高祖為義帝。浮于淮泗達于河。
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繪也。
○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
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淮海惟揚州北揚淮
南距海彭蠡
既豬陽鳥攸居。彭蠡澤各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
居於此澤。○蠡音禮張勃吳錄云今各
洞庭湖案今**疏**揚州。傳彭蠡至此澤。○正義曰彭蠡是
在九江郡界。**疏**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
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
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

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三江既入震澤**
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之澤也

底定震澤吳南大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三江

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

江為三江。○震澤吳都太湖底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大湖

音太**疏**傳震澤至震澤。○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

湖。○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

南大湖各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

水南方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今江入此澤

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

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

復分為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

言三江既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敷曰

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具區即震澤則浸敷

為一案餘州浸敷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敷同處論其

水謂之浸指**篠簜既敷**篠竹箭簞大竹水去已布生。○

其澤謂之敷**篠簜既敷**篠竹箭簞大竹水去已布生。○
反**疏**傳篠竹箭簞大竹。○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云
別二名也又云篠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篠孫

炎曰竹鬪節者曰篋郭璞云竹
別名是篠為小竹篋為大竹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天於嬌反馬云長也
喬其嬌反徐音驕少詩照反長丁丈反
義曰天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天是
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田第九賦第六
厥貢

惟金二品
銅也
疏傳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
銅耳故為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白
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
美者也鏐即紫磨金也鄭立

瑤琨篠簜
瑤琨皆美玉○正義曰美石似玉者
瑤琨皆美玉○正義曰美石似玉者
瑤琨皆美玉○正義曰美石似玉者

齒草羽毛惟木
齒草牙革犀皮羽鳥羽毛
牛尾木梗梓豫章○犀細兮

牙牡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
亦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
多棄甲則那是甲之獸皮治去其毛為革與皮去毛為異
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
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
犛牛之尾可為旄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
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
木不言木者故言梗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

島夷卉服
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南海島夷草服葛
越○卉徐許貴反

疏傳齒象至豫章○正義曰詩云元龜象
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

水疏則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為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又

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

厥篚織貝

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濕故衣草

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並在貢篚之間古史

羅紈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非所貢也此言

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

也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

越○卉徐許貴反

疏傳南海至葛越○正義曰上傳海曲

書疏六

以篚盛之為衣服之用知是細紵謂細紵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釋魚有玄貝賂貝餘賦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疏傳小曰至不常。正義曰橘均必反柚由究反褒音果。疏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故云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必須裹送故云其所包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不常也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耳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為非常並在篚下荆州言包傳云橘柚也文在篚上者荆州橘柚為善以其常貢此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也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故也

汧于江海達于淮泗

反鄭本作松松當為疏傳順流至入泗。正義曰文十年汧馬本作均云均平。疏左傳云汧漢沂江沂是逆汧是順

故順流而下曰汧汧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北據荆山南**疏**荆州。傳比據至之陽。正義曰此州北及衡山之陽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于海二水經此州而人海有似於朝百**疏**傳二水至宗曰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宗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適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水之義以**九江孔殷**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著人臣之禮

源江七日累江八日提江九日箇江張須元綠江圖云一日曰烏白江二日蚌江三日烏江四日嘉靡江五日畎江六日

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慶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
六曰白鳥江七曰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
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
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
傳江於至之中。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九江謂大江
分而為九猶大河分為九河故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為九道
訓孔為甚殷為中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
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各別源其源非
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如鄭此意九江各別源其源非
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
為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
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九江之名
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慶江五曰映江六
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箇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
然
沱潛既道 沱江別各潛水名皆復其故道。沱徒河
反潛捷廉反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
流者謂**疏** 傳沱江至故道。正義曰下文泯山導江東別
之潛 為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直云
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
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

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荆
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
潛也此下梁州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
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
不於此出江源有鄠江首出江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
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
郡都水縣掇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沱潛出中沱陽縣
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沱水
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
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
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
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
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
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雲土**
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
夢作父 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
徐莫公反 賦畝之治。雲徐本作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
治直吏反 **疏** 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
昔疏六

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士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平土有高丘水可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為耕作賦畝之治

上下

田第八賦第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土所

出與揚疏傳土所至州同。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州同。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為先由此而言皆以當州貢物多種其次第。柁榦栝柏。榦栝也栝葉松身徐勣荀反木名又作樵榦本又作幹故疏傳榦栝至曰栝且反栝古活反馬云白栝也栝章夜反疏傳榦栝至曰栝釋木云栝栝栝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柁榦栝漆相似如一則柁似栝漆也柁栝栝皆木名也以其所施多矣。礪砥砮柁木惟用為弓榦弓榦莫若柁木故舉其用也。

丹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韋昭音旨砮音奴韋昭乃固反磨末一音七木反疏傳砥細至朱類。正義曰砥以細密為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砂故云朱類王肅云惟箇籥楛三邦底貢厥名箇籥美竹丹可以為采。

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箇求隕反韋昭一名聆風籥音路音戶馬云木名可以為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荆疏傳箇籥至稱善。正義曰箇而赤莖似著近附近之近疏傳美竹當時之名猶然鄭云箇籥籥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箇籥是兩種竹也肅慎氏貢楛矢知楛中矢餘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文續厥名則共物特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

包

包疏傳橋柚。正義曰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匭受從匭亦從匚故匭是匭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橋柚知此包是

又胡困胡昆二反河亡淺反又亡忍

反下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

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冢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

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

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

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沔池在新安

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

所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

也

柴波既豬 波如字馬本又播柴播名過烏葛反

疏 傳柴澤至邈豬。正義曰沈水入河而溢為柴澤是澤

邊豬言壅過而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溢也鄭云今塞為平

地柴陽民猶謂其處為柴澤在其縣東言在柴澤縣之東也

馬鄭王本皆作柴播謂此澤名柴播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

人戰于柴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柴

澤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

在河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各耳

導河澤被孟豬

河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河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導音道

下同荷徐音柯又土可反註同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

疏 傳荷澤至被之。正義

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

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

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

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

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

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

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

中

田第四賦第一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

又雜出第一 纈紉其反紆直呂

疏 傳纈細綿。正義曰禮喪

反纈音曠綿切韻武延反

氣即纈是新綿耳 **錫貢磬錯** 治玉石曰

織是細故言細綿 **疏** 傳治玉至

義曰詩云范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

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浮于洛

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

水。華胡化反又胡瓜

書疏六

反疏

梁州。傳東據至黑水。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

岷嶓

既藝沱潛既道。岷嶓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

績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直吏反疏。傳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

厥土青黎

反徐力私反馬云小疏也。沃壤。厥田惟下上。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疏。傳田第至三等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上下中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

璆音糾徐又居糾反又閭幼反馬同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

鐵

鐵音天結反鏤婁豆反

銀鏤

銀音天結反鏤婁豆反

砮磬

砮音天結反鏤婁豆反

熊

熊音天結反鏤婁豆反

羆

羆音天結反鏤婁豆反

織皮

宜反如熊而黃狸力疑反麝紀例反疏。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罽罽也舍人曰羆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羆為罽織毛而言

西傾

因桓是來浮。西傾因桓是來浮。傳西傾至曰沔。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

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荆州之荆也地
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
臨沮縣北彼是終南停物至于鳥鼠○終南山名相望

荆州之荆也
書地理志一名太一山秦記云又
名地肺停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
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為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
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
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
垂山古文以為停物皆在縣東
原隰底績至于豬

野
地名言皆致功
疏傳下濕至致功○正義曰下濕曰
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鄭玄以為詩云度其
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有次敘美禹之功○丕普悲反
疏傳西裔至之功○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
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
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櫛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

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
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
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
之南也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
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
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

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
疏傳田第一至功少○
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
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
以致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
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
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
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
永定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
音郎玕音干山海經疏傳球琳至似珠○正義曰釋地云
云崐崙山有琅玕樹疏西北之美者有崐崙虛之璆琳琅
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各琅玕石
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

書疏六
三

門西河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
傳積石至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河東之西界

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治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

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

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或誤為治此

說禹行不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疏傳逆

西上○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

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

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織皮峴嶠析支

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渠搜西戎即敘疏之內羌髡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

戎狄也○論會門反馬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星歷反馬云析

支在河關西搜所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

發渠搜是也髡音謀疏傳織皮至戎狄也○正義曰四國

又音毛西戎國名

皮毛布有此四國峴嶠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

也末以西戎摠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

伐紂有羌髡從之此是羌髡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

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

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

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峴嶠為山謂別有峴嶠之

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疏導岍及岐○正義

雍州○導音道從首起也岍音牽字疏曰上文每州說其

又作汧山一名吳岳馬本作開

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

說所治之山木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

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傳更理至雍州。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摠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畹縣西古文以為畹山岐逾于河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逾于河此謂梁山也傳此謂至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龍門西河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壺口雷田首至于太岳。三山在冀州絕從此而渡河也。傳三山至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田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在河東彘縣東是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近。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此三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底柱析城在河水中。疏傳此三至東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底之履反柱如字。疏行。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二山連之北東行也。

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行戶剛反又如字滄音倉勝音升。疏傳此二至言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大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大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澗在壺口雷首大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大行恒衛滹沱滄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西傾朱圉鳥鼠。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三者雍州之南山。疏傳西傾至南山。正義曰地理志傾窺井反圍魚呂反。疏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圍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是三者皆雍州也。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華。疏傳相首尾之南山也。如字又戶化反。疏而東。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

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陪音疏傳
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橫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疏傳
山至相備。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
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
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
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
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
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
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導嶠冢至于荆山
漾羊疏傳漾水至荆州。正義曰下云嶠冢導漾梁州
尚反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在荆州漢所經二山名疏傳內
在荆州也內方至于大別在荆州漢所經二山名疏傳內
所經。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
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
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
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
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岷山
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江所出在梁州

疏

傳岷山至荆州。正義曰其下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名博

陽山在揚

疏

傳言衡至章界。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

弱水至于合黎

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本或作

導弱水。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
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
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
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於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
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
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

同弱水黑水流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
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
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
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
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
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
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岷嶓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
云導河也○傳合黎至沙○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
是水名顧氏云地理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
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
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
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
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
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
在其西也

餘波入于流沙
流沙○溢音逸入

導黑水至
西也

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
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

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
經文耳案鄜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
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於積石至于龍門

傳施功至通流○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
言施功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
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
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
然也釋水云河出岷嶓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
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眾多渾
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
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
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
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
璞云其去岷嶓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
華山北至東行

至于底柱
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

柱然在西流之界○見賢通反號寡白反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

疏

傳孟津至為津。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

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東過洛汭

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正義曰洛汭洛入

眉反韋音語郭撫

疏傳洛汭至北行。正義曰洛汭洛入

一成岷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岷傳云再成曰岷與爾

成阜縣山也漢書音義有巨墳者以為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

然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降水名入河大陸澤。疏傳

水至澤名。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

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

魏郡黎陽縣入河地近降水也周時國於此地

九河

北合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兖州界。同為逆河入

于海

皆禹所加功故敘之。渤海。疏傳同合至

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為一大河名為逆河而入

逆一大河納之於嶠冢導漾東流為漢。泉始出山為

海其意與孔同。疏傳泉始至漢水。正義曰傳之此言當

東流為漢水。據時人之名為說也。地理志云漾水出

隴西氏道縣至武都為漢水不言中為沔水孔知嶠冢之東

于沔入于渭是沔近于渭當梁州向冀州之路也。應劭云沔

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為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

明與此沔別也。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為夏水。又東為滄

浪之水。別流在荆州。疏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

是應劭所云沔水在荆州。疏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

別流在荆州。疏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

別流在荆州。疏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

別流在荆州。疏別流似分為異水案經首尾相

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過三溼至于大別。水名。三溼

又上在梁州故此云在荊州。南入于江。觸山迴南入江。東匯澤為

彭蠡。匯迴也。水東迴為彭蠡大澤。東為北江入于海。

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疏。傳自彭至入海。正義曰揚州

澤遂為北江而入海。疏。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為三

江既入入震澤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為三江復共入震澤

出澤又分為三。此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為三江既

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

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具矣

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故知三江入震澤矣。今南人

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

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

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同

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江東

當知古是古今河之驗也。疏。傳江東至東行。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

沱東行。疏。傳江東至東行。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

沱唐河反。疏。傳江東至東行。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

而沱。又東至于澧。澧水名。鄭玄以此經自導弱

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

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

其以陵名為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

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澧

余佩兮澧浦是過九江至于東陵。荆州東陵地名。疏。

傳江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其有東地北

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東地北

會于匯。彭蠡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疏。傳地溢至彭

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地者為南江孔意或然至之

與會史。東為中江入于海。有北有中。疏。傳有北有

異文耳。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

陽無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

北入海。導沅水東流為濟。北源為沅流去為濟在溫西

于海。北源為沅流去為濟在溫西

于海。北源為沅流去為濟在溫西

疏 傳泉源至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

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

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

河溢為滎 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

一本作 **疏** 傳濟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濟

十所 **疏** 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

濟清南出還 **東出于陶仁北** 陶仁北再成 **疏** 傳陶

清故可知也 **東出于陶仁北** 陶仁北再成其形再重

再成。正義曰釋仁云再成為陶仁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

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仁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

有陶 **又東至于荷** 荷澤 **又東北會于汶** 汶合 **又**

上亭 **北東入于海** 北折而東。導淮自桐柏 桐柏山在

傳桐柏至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

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

柏之傍小山傳言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與泗沂二

南陽郡之東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合入海

疏 傳與泗至入海。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

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 **導渭自鳥鼠同穴** 鳥

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疏** 傳鳥鼠至出焉。正義曰釋鳥

其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 **疏** 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鴿其鼠為

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 **疏** 李巡曰鴿鼠鳥鼠之名其處一穴天然也郭璞曰鴿如

人家鼠而短尾鴿似鴿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

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為

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

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 **東會**

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于澧** 又東過漆

沮入于河 漆沮二水各亦曰洛水 **疏** 傳漆沮至翊北。

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

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澧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

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池直路縣東入洛水

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灌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

書疏六

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導洛自熊耳在宜陽東北會于澗瀍會

河南又東會于伊合於洛又東北入于河合於鞏

鞏恭勇反縣九州攸同所同事四隩既宅宅已可

居。隩於六反九州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玉篇於報反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滌待歷反陂彼宜反

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滌待歷反陂彼宜反

障仕雅反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

國共貫水火金木上穀甚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交

修治言政化和。貫工喚反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俱

也。衆士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咸則三壤成賦俱

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賦俱

中邦昔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疏九州至中邦。正義曰昔堯遭

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摠敘之今九州所

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水

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陂

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

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

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

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

瘠為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

安海內於此總結之。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所同

與下為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所同

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室

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

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傳九州至溢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九澤者皆舉大

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傳四海至
化。和。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見曰同。此言
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
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
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
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
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也。由政化
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傳交俱至
過度。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之時。高
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眾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還
復。其壤墳壚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性之
異。惟其壤墳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
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
法。至。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
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為。三。品。
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為。九。等。人。功
修。少。當。時。小。異。要。以。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
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
州言。

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德因生以賜姓

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疏。錫土
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疏。錫土
行。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
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相。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
與。所。生。之。土。為。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
德。為。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
故。敘。而。美。之。傳。台。我。至。行。者。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
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
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祥。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
胡。公。之。姓。為。姒。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
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
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
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
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
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
此。道。也。五百里甸服。治田去王城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
也。五百里甸服。治田去王城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
為。于。疏。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弱。成。五。服。之。事。甸。侯
偽。反。

五百里甸服

治田去王城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

緩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緩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為斥候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傳規方至百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者主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治田故服名甸也。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供詞國馬。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下如字總。疏傳甸服音總近附近之近稟故老反供音恭詞音嗣。疏至國馬從內而出此為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銜結禾穗與稟總皆送之故云禾稟曰總入之供詞。二百里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二百里

納銓 銓刈謂禾穗。銓珍。疏 傳銓刈謂禾穗。正義曰說文云銓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銓刈用銓刈。三百里納

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銓以刈故以銓表禾穗也。三百里納。積服 積稟也服稟役。積本或作。疏 傳積稟也服稟役云荒蕪之安而稟積之設結亦稟也雙言之耳去穗送稟易於送穗故為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稟粟皆送則結服重於納銓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樹酌納稟服稟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

里猶尚納粟此當稟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所納精別納非是徒納稟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者少龕多者。疏 傳所納至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稟俱送者。疏 為多其於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五百里侯服 甸服外之五百里侯。疏 傳甸服至服

耳。五百里侯服 甸服外之五百里侯。疏 傳甸服至服侯聲近侯故為侯也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

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侯盜賊此五百里主為斥侯而服事天子名。百里采 侯服內之百里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百里采 供王事而已不

書疏六

主 一**疏** 傳侯服至主一。正義曰采訓為事此百里之內主

采**一** 二**百里男邦** 而針反又而鳩反下同**疏** 傳男任也

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此任

百里諸侯 合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疏** 傳三百至一

經言諸侯者三百里內同為王者斥侯在此內所主事

同故合三百四百五百共為一名言諸侯以示義耳**五**

百里綏服 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疏** 傳綏安至

此綏服路近言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言安服自服也周

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服賓服夷蠻要服戎

因以各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為名賓者據王**三百里**

敬諸侯為名故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三百里**

揆文教 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疏** 傳揆度至

里皆同。揆葵癸反度待洛反

義曰釋詁訓揆為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

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

者之**二百里奮武衛** 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疏**

傳文教至以安。正義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

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

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各此服為安也內文

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

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五百里要服** 綏

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五百里要服** 綏

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疏** 傳綏服至文教。正義曰

要一遙反束如字一音來**疏** 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

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

旨此要服差遠已漫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

名為要見其**三百里夷** 守平常之教事王者**一百里**

疎遠之義也**三百里夷** 而已。馬云夷易也**一百里**

蔡 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疏** 傳蔡法至差簡。正義

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蔡義簡於

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

書疏六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皆同。正

不能守五百里荒服 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之傳言三百

平常也五百里荒服 里言荒又簡略之傳言三百

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俗而治之蔡也三百

荒又簡略亦當以為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蔡也三百

里蠻之不制以法 疏 傳以文至以法。正義曰鄭云蠻

蠻之言縉也其意言蠻是縉也縉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

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

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

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

但二百里祭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

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銓之差但此據

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

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

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為武衛其要服

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此三百

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兵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

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 二百里流 疏 其俗凡五服相距

欲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二百里流 其俗凡五服相距

為方五 疏 傳流移至千里。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

千里 疏 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服

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別二千五

百里是面三千里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

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別至

于五千里相距為方萬里司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

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立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

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

書疏六

卷

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
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
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
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
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
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
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

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漸入也被及也此言
漸入也

訖于四海禹錫
五服之外皆與王者

玄圭告厥成功
玄圭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

疏
東漸至成功。正義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

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盡加于四海以禹功如是故帝
賜以玄色之圭告其能成天之功也。傳漸入至朝見。正
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入海也。復被是遠及之辭故為及
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

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
見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
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太遠矣志言非
也。傳玄天至功成。正義曰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
為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
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
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六

三十四
尚書注疏卷第六

尚書注疏卷第六

江西鹽法道胡稷乘

尚書注疏按勘記卷六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六

古本作尚書卷第三古文尚書禹貢第一夏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任土作貢

古本貢下有作禹貢三字

定其貢賦之差

古本定上有以字賦下無之字按有以字與疏合無之字恐非

深大其川

宋板作深其大川

取下供上之義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供作貢案供貢古通用字

浸壞民居

宋板闕本同毛本浸作漫

故言分布治之

宋板不重之字毛本次之字作也

冀州

唐石經別起一行每州皆然

傳堯所至至書 案至當作於毛本不誤

山南見曰 毛本日作日是也

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纂傳橫作衡諸本皆作橫案衡橫古今字

錯雜 古本史記集解下俱有也字按此與海物惟錯傳錯雜小異此以雜訓錯彼則二字平讀

此州入穀不貢 宋板州作則盧文弨云則字非

豫州與兗州等一同 案等當作第閩本明監本並誤

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 纂傳河作阿是也下廣河同

相去其遠 毛本其作甚是也

鳥夷皮服 臧琳曰孔傳海曲謂之鳥正義曰孔讀鳥為鳥鄭元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

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王本皆作鳥夷孔傳雖讀鳥為鳥然未改經字改正義本亦作鳥也史記夏本紀與

州作鳥夷揚州作鳥夷蓋因集解采孔傳後人遂私改漢書地理志兗州揚州皆作鳥夷羣經音辨鳥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是北宋孔傳尚作鳥字。按唐石經已作鳥

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 浦鏗云碣石山漢志作大碣石山北平上有右字按

疏引漢志多脫誤諸本皆然未可擅改茲不悉按

還都白帝所知 案知當作治閩本亦誤知毛本不誤

濟河間其氣專體性信謙 宋板體上有質字毛本體作質

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 宋板閩本同毛本作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在濟陰城縣縣西北 案上縣字當作陽毛本不誤

民居即土 案土當作上閩本亦作上毛本不誤

而夾川兩大流之間 纂傳川作於按川字非也

與徐揚三州

纂傳三作二是也

賦正與九相當

古本九下有州字

是十三年而八州平

案三當作二閩本亦作三毛本不誤

盛之筐篚而貢焉

案篚篚當作筐篚疏同

得乘舟經達也

宋板同毛本經作徑

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纂傳海作泐與漢志合

岱吹絲泉

陸氏曰吹徐本作吹谷。按徐本蓋吹上無岱字。吹下有谷字也。傳曰吹谷也。則徐本誤明矣。補

釋文按勘記段玉裁云此處釋文不可通不當一字為二字也。當云徐本作剛谷也。說文曰剛古文也。吹小篆文也。谷下奪一也字。

言可耕

宋板此下有作也二字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陸氏曰漸本又作蕝。按說文蕝下云艸相蕝包也。从艸斬聲。引書草木

蕝包蕝包者蕝繳之兒。爲孔以進長釋蕝而或改蕝爲漸。唐已前已如是。

漸進長

進長二字史記集解倒按疏亦倒

謂之搏埴之工

監本同毛本搏作搏盧文弨云釋文元有兩音

出蠙珠及美魚

岳本無及字毛氏曰出蠙珠及美魚下多一字

達於河

諸本作河非也。案說文荷字下水經濟水篇引並作達於荷。古文尙書疏說云荷者澤名爲濟水所經。又

東至于荷者是在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荷。然後由荷入濟。以達於河。此徐之貢道也。

北揚淮

案揚當作據毛本不誤

錢塘江也

岳本也。上有浦陽江三字。此誤脫也。

今江入此澤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合案所改是也

地泉濕

古本濕作温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闕本上錯上更有上字按所補是也

牙牡齒也

宋板牡作壯。按壯字不誤說文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謂齒大者

凡為織者

纂傳織作錦

當繼荆州乏無也

宋板同毛本乏作之

是沱為江之別名也

按當作是沱為江別之名也

直云水名

宋板直上有故字

在今蜀郡郫縣

岳本郫作郫案郫字誤也

潛蓋漢西出嶓冢

漢西二字纂傳倒是也

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掬山與江別而更流

纂傳自作出浦鐘云漚誤

掬

入太穴中

纂傳太作大是也

雲土夢作又

陸氏曰雲徐木作云沈括筆談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又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

上夢作又詔改禹貢從古本。按筆談所謂太宗乃宋太宗也胡朏明禹貢錐指乃以為唐太宗殆誤矣疏云經之士字在二字之間開成石經亦作雲土夢作又則古本即唐世通行本耳至宋初監本始倒土夢二字蓋據漢書地理志不知史記夏本紀夢字亦在土下

此澤既大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大作土

水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闕本同毛本水下有去字案有者是也

杵榦栝柏

陸氏曰榦本又作幹

弓人取榦之道也

浦鐘云七誤也。按作七與攷工記合

陸璣毛詩義疏云

璣閩本作機後並同說詳爾雅校勘記

同。按作機是也

菁萇菁也

浦鏗云萇誤莫下同按浦校是也

江淮之間三茅脊以為藉

宋板閩本茅脊二字倒不誤

鄭云纁者

宋板纁上有染字

浮于江沱潛漢

陸氏曰江沱潛漢四水名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出宏農盧氏縣冢熊耳山

岳本冢作東冢字非也閩本亦誤

多而得名耳

浦鏗云多上脫但在河內四字從詩疏校

下者壚壚疏

岳本宋本纂傳同古本下有也毛本作下者墳壚許宗彥云傳末疏字今本誤為黑質白

文。按史記集解孔安國曰壚疏也

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

十行本不誤按下九字乃陸氏音義非孔疏也今本既誤以傳

末疏字為黑質白文遂於音義之首妄加傳字閩本疏字雖已誤尚無傳字祇於壚上作圈蓋猶知其為音義也

沱山之石

案沱當作佗毛本不誤

浮于洛達于河

唐石經脫達于二字

隴西郡西縣冢山西漢水所出

宋板縣下有嶓字閩本纂傳無嶓字亦有縣字

毛本縣作嶓案所改是也

是二者皆山名于江

閩本同毛本于上有沱出二字案所補是也

差復益小

宋板小作少

織金罽

古本作織皮金罽也。按史記集解金作今

胡人續芋毛作衣

盧文弨云續當本是續字

桓水自西傾山南行

各本皆同毛本自誤是。按段玉裁按本作桓水名自西傾山南行

皆云西距黑水

宋板同毛本距作據

涇屬渭

陸氏曰渭本又作內同

出安定涇陽縣西峽頭山

纂傳峽作笄案漢志作开師古注云开音苦見反

同之於渭

盧文昭云史記集解作同于渭也是

杜林以為燉煌郡

宋板闕本纂傳同毛本燉作敦。按作敦煌與漢書地理志合唐人乃作燉見元和郡縣志

禹治水未已窳三苗

浦鏗云未下疑脫平字許宗彥云未字當在禹下治上

石而似玉

闕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玉作珠萬恩本珠作玉毛氏本與古本宋板同按作玉誤也作珠與疏標目合初學記地部上琅玕石似珠也注云出尚書注此作珠之證古本珠下有者也二字史記集解作石名而似

珠者

太岳上黨西

古本史記集解岳下有在字與疏合

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

陸氏曰列本或作別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

浦鏗云博陽漢志作博陽師古曰博讀曰敷易古陽字朱

長孺曰韻會敷古作敷隸作傳史世家傳錫庶民漢文傳納以言是也博陽山字當作敷敷轉為傳傳轉為博耳。按此或刊本之誤傳中博字疑亦當作傳但陸氏不為音未可遽改

導弱水

陸氏曰弱本或作溺

傳合黎至沙

毛本沙下有東字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

古本史記集解華下有陰字

北至東行

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纂傳至作而

山見水中若柱然

纂傳柱上有底字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陸氏曰伾本又作峘。按段玉裁云東京賦底柱輟流鑿以大伾善注引東過大伾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

一成峘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峘作伾

北過降水

降蔡氏作泆按此與大禹謨降水字同義異說文泆字必不可作泆也唐石經宋臨安石經亦俱作降知自古無作泆者

在大陸之內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內作南

北近降水也

宋板北作此

至漢中東流為漢水

古本岳本流作行。按纂傳亦作流

分為三

史記集解三下有道字

遂為北江而入海

岳本入上有南字古本入海作入于海也按史記集解纂傳俱與今本同

山水同今變易

許宗彥曰同蓋古字誤案宗彥說得之下云是古今同之驗也同上亦疑脫不字

又東至于澧

案澧史記漢書俱作醴鄭氏以醴為陵名亦不從水史記索隱曰騷人所歌濯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據此則以醴為澧始於虞喜志林安國本作醴與馬鄭同耳

東池北會于匯

顧炎武曰石經及匯本注疏皆同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作為匯非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為匯沿董鼎書傳

都其北會為彭蠡

葛本正嘉本監本同毛本其作共案其字誤也又古本無為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按經文于作為傳中加為字其誤一也

濟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

宋板在作出

荷澤之水

古本荷作荷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葛本泗誤作四岳本合入海作合入海按史記集解與今本同

鳥鼠共為雌雄

古本岳本宋板雌雄二字倒與史記集解合纂傳與今本同

漆沮二水名

按二當作一洛水一名漆沮可證也孫志祖云詩絲疏引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為一今作二水名誤也

沮水出北池直路縣

宋板同毛本池作地。按水經作地不作池

會同于京師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于字

相與共治之

宋板無相字

祚四岳

毛本祚作胙案胙祚正俗字

去王城面五百里

古本里下有內字依史記集解增集解面作近闕本玉誤至

百里賦納總

陸氏曰納本又作內音同

銓刈謂禾穗

古本作所銓刈謂禾穗也按所字依史記集解增

安服王者之政教

古本岳本宋板俱無之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

役賓服當此綬服

毛本役作彼役字誤也

以文武侯衛為安

闕本明監本侯作教

稅微差簡

毛本微作微案微字是也

不服蠻來之也

宋板同毛本服作復案復字是也

至減太半

毛本太作大太字非也

使各有寰宇

浦鐘云寰國語作寧按詩頌殷武正義亦作寰當舊本作寰字也

別有九里

毛本里作服案服字是也閩本亦誤

正義義曰考工記

案義曰二字複衍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啓禹子

嗣禹爲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姁姓之國爲無道者案京兆鄠縣卽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疏啓與至甘誓。正義曰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罪。正義曰孟子稱禹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扈之罪言繼立者見
甘誓甘有扈郊地
疏甘誓。正義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書疏七

一

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音同未知何故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皆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大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戰于甘乃名六卿命卿。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將子匠反。**王曰嗟六**

事之人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

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卧反**天用勦絕**

其命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罰音伐。**左不攻于左汝**

不恭命絕之也治其職。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慮反。**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御以正馬為政

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予則孥戮汝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疏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也。野將欲交戰乃名六卿令與眾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

書疏七

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
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
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
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
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
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
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傳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
名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正義曰將戰而
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
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
○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爲軍將故云乃名六卿及其
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
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
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爲摠呼之
辭○傳五行至亂帝○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
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
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

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爲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爲仁義禮
智信威侮五行亦爲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
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
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侮慢
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物之爲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
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
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傳太子射父
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特親
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
同姓則爲啓之兄弟如嘉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爲姓故
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
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爲姜
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爲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
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
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
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勅是斬斷之義
故爲截也○傳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
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爲車左則右爲車右明矣宣十二年

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
師者左射以鼓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
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
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
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
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
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
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
御在左而將居中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
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
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
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
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忽解之。傳天子至
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
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
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
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
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繫鼓祝奉以從是
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
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
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
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
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偏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
傳孛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孛對妻別文是孛
為孛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
云予則孛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孛
相及今云孛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二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

昆弟五人須

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

子名字書傳無問仲康蓋其一也。須

疏 正義曰啓子太

馬云止也汭如鏡反本又作內音同

康以遊岐棄民為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岐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收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為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傳太康至作歌。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五子之歌。啓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五子之歌。以名篇。疏五子之歌。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傳啓之至名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太康尸位以逸豫其迷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逸木滅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又作侑豫本又作悖音同。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無法度。黎力兮反喪息浪反。乃盤遊無度。盤步干反本或作繫度如字。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洛水之表水之南。樂如字。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十日曰旬田獵過。

百日不還。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待也言從。敗。從。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失國。後胡啓反。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以敘怨。疏。太康至作歌。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收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君之德眾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收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眾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待其母以從太康太康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於河五弟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傳尸主也。正義曰釋詁文。傳有窮至廢之。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

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
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
辭天問云羿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
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嘗時有羿堯時
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信則不知
羿言爲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
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紂怨。正
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
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
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爲述祖
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懲之
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謂失分。近附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訓戒近謂親之下
謂失分。近附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之近分扶問反。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言人君當固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言能畏敬小民一
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三失過非一也不見
是謀備其微。三如

字又息暫反 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見賢遍反 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馬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慄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
言危懼甚。慄力甚反朽許久反馭音御腐扶甫反

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不敬則高而不危 疏 其

敬。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
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
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
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
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
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
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慄乎危
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
是爲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皇
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
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爲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甲下輕忽
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
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傳言能至衆心。
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長

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眾心也。傳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至懼甚。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懷懷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亂曰荒色女色禽疏傳作為至鳥獸。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元年鳥獸疏左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為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甘酒嗜音峻宇彫牆甘嗜無厭足峻高大獸也甘反嗜市志反峻思俊反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六此慈羊反厭於鹽反又於豔反

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其一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有一必亡况兼有乎其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陶唐帝堯氏都冀疏傳陶唐至四方。正義曰世本云帝州統天下四方疏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循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舉陶唐以言之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自致滅亡。底之履反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宗絕祀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覆芳服反供音恭疏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

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
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
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所以滅
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
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釋
詰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
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傳金
鐵至取亡。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
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
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
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止稱之物皆
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
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
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
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
則官民皆定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
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
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
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

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
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

懷之悲
曷何也言思而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
也仇怨

當依誰以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鬱陶言哀思
也顏厚色愧

復國乎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鬱陶言哀思
也顏厚色愧

憂思也
忸怩女六反
忸怩女六反
忸怩女六反

厥德雖悔可追
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
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雖如

字或
疏
其五至可追
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

作睢
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為惡毒偏天
下姓皆共仇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

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
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

漸怨至此為深皆是罪距時事也。傳仇怨至國乎。正義
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罪距於河不得復反

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傳鬱陶至賢士
○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

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鬱陶言哀思
也顏厚色愧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鬱陶言哀思
也顏厚色愧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鬱陶言哀思
也顏厚色愧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鬱陶言哀思
也顏厚色愧

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

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勅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先王克謹天戒臣

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百官修輔厥后惟

明明修職輔君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

路適人宣命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官眾眾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疏告

至常刑。正義曰肩侯將征義和告于所部之眾曰嗟乎我

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

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為明

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

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適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

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眾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

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

傳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盾樂卻為

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為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

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

必有其驗故為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

定國安家。傳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

天戒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

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

官修輔謂眾臣。傳適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于

路是宣命之事故言宣命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

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

刑宣命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

適人不知其意蓋訓適為聚聚人而命之故以為名也禮有

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

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

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

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眾謂眾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
關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
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
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
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廢
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眾臣其有廢職懈怠不
恭謹者國家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

顛覆言反倒將
陳義和所犯故

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
。覆芳服反倒丁老反
沈亂于酒畔官離次
醉冥

失次位也。離如字又力
。又作僻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
乃季秋月朔辰
擾亂

弗集于房
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
警奏鼓嗇夫

馳庶人走
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警樂官樂官
眾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嗇音
義和尸厥官罔

色馳車馬曰馳走步曰走供音恭

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

王之誅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

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歷象之法四
時節氣望晦朔先時則罪死無赦。先悉薦反又如字

注先時先天同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歷象後
亦作赦治直吏反天時雖治其官

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疏惟時至無赦。正義曰言不諫
况廢官乎。後胡豆反疏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惟

是義和顛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
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

月之朔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
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是替人樂官進鼓

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
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

日食是大罪也此義和替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
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為政之典曰主歷之官為歷之法節氣

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况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

傳顯覆至之誅。正義曰：顯覆言反，倒謂人反，倒也。人當豎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為德，故言顯覆，厥德。侯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况叛官離次為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傳傲始至所主。正義曰：傲始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範五紀，正義曰：傲始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範五紀，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辰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聚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合於舍，則合是日，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

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南嚮北墻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能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朦之官，掌作樂，瞽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聲，其餘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齋夫之官，禮云：齋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齋夫蓋司空之屬也。齋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齋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齋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齋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

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日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赦○正義曰治後為政之典籍也周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歷象之法四時節氣望晦朔不得先時不得後天時四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疆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

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歷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歷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歷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爾眾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反脅虛業反舊染汙俗咸與惟新言其餘人久染帥色類反皆與更新一無所問○汙烏故反汙辱嗚呼威克厥之汙又音烏碗泥著物也一音烏卧反

愛允濟 歎能以威勝所 愛克厥威允罔功 以愛勝

濟眾信 其爾眾士懋戒哉 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 疏

無功 今予至戒哉。正義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

眾奉王命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

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

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為過

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

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被追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

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

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

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

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眾士

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子弟。

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

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淫滔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

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玉。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崑山出玉

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善也。傳逸過至於火。正義曰逸

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

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眦睚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

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

之深也。傳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

殲眾之盡也眾皆死盡為殲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

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自契至于成

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原出於此 湯始居亳

書疏七

三

從先王居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

帝告釐沃 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告工毒反釐力

鄭之徒以為商 疏 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

書兩義並通 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

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

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居亳從其

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

書疏七

百

○傳十四至國都。正義曰周語曰立王勤商十四世而興
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
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冥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
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
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
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
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
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
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
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
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
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
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
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
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與并湯
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傳契父至王
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
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
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

從之魯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
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
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
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
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
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
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
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
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
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
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
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
毫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傳告來至皆
亡。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
知告誰序言從先王。湯征諸侯。為夏方伯。葛伯不
居或當告帝嚳也。葛國伯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
祀湯始征之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祇巨支反
疏傳葛國至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
國之君伯嚳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

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
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
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始於葛仲虺之語云初征
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
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
此之謂也是說伐
作湯征述始征之
始於葛之事也
伊尹字伊氏伊傳伊尹至於桀○正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
湯進於桀疏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
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
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
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與此說殊
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
于亳離惡其政不能用賢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
故退還○復扶又反
方鳩方二人湯之賢疏傳鳩方至曰遇○正義曰伊尹
臣不期而會曰遇

日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江西鹽法道胡稷采

江西鹽法道胡稷采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甘誓第二 夏書

夏啓嗣禹位

古本宋本位作立與疏同

故伐之

浦鏜云啟誤故

甘誓

明堂云

毛本同宋本云作位案位字是也

未知何故改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時案時字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

古本威作畏

怠棄三正

唐石經棄作弃後竝同

用其失道故

古本故下有也字

絕之也

閩本葛本同岳本毛本絕之作攻治

執戈矛以退敵

古本以上有為字

御以正馬為政

古本政下有者也二字

有功則賞祖主前

史記集解則作即

親祖嚴社之義

纂傳義作意

言恥累也

史記集解也作之

傳五行至亂帝

案帝當作常形近之譌傳文可證

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

閩本同毛本如作知案知字是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五子之歌

以其迷祖之訓

閩本明監本毛本迷作述案述字是也

盤樂遊逸無法度

古本重樂字

有窮后羿

古本后上有之字

御待也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待作侍正義同案侍字是也

一出十句不反

宋本十上有而字

言雖不經以取信

浦鏜云以字上當有難字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

宋臨安石經彫作雕孫志祖云玉篇口部引作酣酒嗜音

則止稱之物

宋本閩本同毛本止作所案所字是也

則官民皆定

閩本明監本毛本定作足案足字是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

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嗚呼歎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古文尚書悉為於戲字今

文尚書悉為嗚呼字段玉裁云古今二字互譌以蔡邕石經
殘字皆作於戲知之石經系今文也
雖悔可追 陸氏曰雖如字或作雖。按雖雖古蓋通用

姓皆其仇我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姓上有萬字案有者是也

允征第四 夏書

允征

奉辭罰罪曰征 岳本葛本宋本閩本同按大禹謨奉辭伐罪宋本亦作罰

惟仲康肇位四海 古本仲作中注同

掌王六師為大司馬 岳本宋本王作主古本作掌主也主六師為大司馬也按當從之纂傳亦作掌王六師則其誤久矣

而立其弟仲康為太子 宋本太作天與注合

政由羿耳 宋本政上有故字

官眾眾官 古本岳本宋本上眾字作師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亦作官眾

百工之職 宋本職作賤按職字非也

不及謂厥象後天時 古本謂上有時字

殺無殺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殺字作赦案赦字是也

謂此聚會為辰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無謂字毛本此作

則是日月可知也 宋本閩本同毛本月作食

君南嚮北墉下 毛本墉作墉按北墉之墉諸經正義多誤作墉或又誤為墉

山脊曰岡 宋本無日字山井鼎曰無日字為是

或眡睚而害良善 宋本眡睚二字倒按宋本是也

告來居洽沃土也
閩本葛本同岳本毛本洽作治案治字是

湯使毫往爲之耕也
閩本同毛本毫下有衆字案有者是

尚書按勘記卷七

會昌縣知縣候補知州曾暉春彙

